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溢

蜂王

(小说)

□古 剏

沟渠的水径直流到薛家的时候，拐了一道弯，经过了一座桥，在渠口分东西南北流出去。桥面不拱，是座暗桥，叫薛家桥；渠不大，却是几个村子灌溉用水的咽喉，叫十字渠。沿着渠口往北走，住着两个大姓家族，一个姓薛，一个姓周；虽然周家人丁兴旺，但村子叫薛家村。每年开春不久，烟雨霏霏，老赵和他老婆便沿着干涸了秋冬的渠道，一前一后挑着蜂箱，安扎在渠道尽头的麻子薛三家。按理说，薛三家应该是渠水的源头，傍依一条半天然半人工的老运河。听说，此河最深的地方有十来米，七缠八绕的，能接上长江。每年春夏之交，紧挨薛三家的小水站便轰轰隆隆地发出闷响，薛三用一个补了又补的渔网兜着出水管子，时不时也能坐收一些小鱼小虾。

老赵已记不清谁带着他从福安来这里放蜂，一年四季，他就像一个候鸟，随着花儿动，哪里花期到了，就到哪里。这里的人似乎特别喜欢吃菜油，种一季，能存几年。整个薛家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油菜。放眼望去，茫茫一片，灿黄灿黄的油菜花几乎淹没了整个村子。

老赵来的时候，油菜正在往上拔，到了老赵的膝盖。老赵住到薛三家，就像回家，熟门熟路；薛三也知道老赵过了春，雨来了，老赵也要来了，拾掇拾掇，西边那间堆房也像模像样了。

沿着水流，一坨一坨的人家，清一色的土墙，茅草屋顶。老赵来了，春天就来了。薛家村的孩子都喜欢跟着春天，叫醒土墙上那些神奇的小“窑洞”。一群一群的野蜜蜂，进进出出，嗡嗡叫。孩子们追逐着，取来各种瓶罐，在盖子上钻几个洞，小心翼翼地用麦秆之类的

小耙子，从小“窑洞”里将那些蜜蜂轻轻地扒到洞口，待它们即将展翅一溜的时候，早有扣着的瓶口候着，请它们一一入瓮了。

赵小旦有一个大瓶子，茶色的塑料玻璃。他说他父亲老赵用这瓶子装过稀奇古怪的黑丸子，空着那么久，还有一股味道。不过，盖子、瓶底、瓶身，都给戳了一个又一个小洞，那些小家伙待在里面，有充足的新鲜空气，神气得很。不少孩子便跟着他，想从他这里勾去几只。他这个外乡的小崽子也跟着神气起来，因为，不用半天，他的口袋里便装满了馒头干、红薯、年糕片……

瓶子里总有几只最神气活现的蜂王，是别人用什么都不舍得换出去的，它们个头大，又机灵。这可不是“窑洞”里扒出来的野蜜蜂，而是赵小旦从老赵的蜜蜂箱里搞来的。

跟随老赵一同来的除了家小妻儿，就是这十几只斑斑凄凄的全部家当：蜂箱。老赵在薛三家西墙山头的空地上，支起了一个半透明的油布帐篷。那些蜂箱，静静地被搁置在那里，一片半开不开的油菜花包围着它们，蜂箱里偶尔飞出的几只蜜蜂，仿佛熬不住早早要踏青的人们，散漫地飞向菜园……

周枫来要，赵小旦都会毫不犹豫地留给她。周枫是村里赤脚医生的女儿，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股奇怪的中药味儿。乡里人都知道，她的父亲，也曾救过薛三，药用得有点重，满脸多了一些麻坑。周枫的瓶子，不是瓶子，是一个大火柴盒子，一般人家没有的那种大个头火柴盒。她说，将蜜蜂放在里面，能听到嗡嗡叫，她喜欢用耳朵听世界。

周枫有很多白色的小石笔，一

支又一支送给赵小旦。她喜欢看他拿她的石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写字。为此，赵小旦弄来了几页仿宋体字帖反复描摹，竟然到能写标语的地步。赵小旦胆子很大，他在薛三家的西山墙上写给周枫的仿宋字，如果抄录下来，一定是一首又一首诗。全村的小崽子经过薛三家的時候，用泥巴狠狠地砸在那些漂亮又工整的仿宋字上。那些字，那些泥巴，能拧在一起，拧上一整个夏天。

二

薛三的女儿薛慧从来没有向赵小旦要过蜂王，即便他们住在一个“家”里，仅仅一墙之隔；即便，薛慧还是赵小旦的“东家”。有一次，酒气熏天的薛三指着老赵说，你这么一年一年地打“百日子”，走来走去，不如我们两家并一家，村里的油菜花你尽管用，我保你一分钱不用花，你们家小旦，过几年留在我这里，不愁日子不好过。

老赵憨厚，诺诺，这个蜜蜂还要回家呢。

薛慧听了，就再也不搭理赵小旦了。

小旦听了，拿起老赵的小酒杯，一饮而尽。

薛三乐了，小子有出息。

慢慢地，村里人以为老赵年年带着蜜蜂“洄游”，尽不全然为了村子里的油菜花。

周枫发现父亲不能动弹的那个早晨，正是赵小旦父亲即将封箱的日子。这一年是个大年，光给薛三，就满满三个白酒瓶子的蜂王浆，精黄透明，甜而不腻。村子里，该给的，老赵一个不落。他又要带着全部家当动身了。

周枫匆匆地对小旦说：快救救我爸，他做了半辈子打针抓药的，都救不过自己，他说，只有你爸才能救他。那个辰光，满脸红光的

薛三正在敬酒，他正用几天打捞的鱼虾为老赵践行。

接下来的这个画面，你去薛家村，没几步，他们就会告诉你这近乎神话一般的传说：夕阳下，金辉散漫整个村子，两个满身酒气的汉子薛三和赵小旦挑着蜂箱，老赵压阵，赶往渠口南头的周家；全村老老少少，陆陆续续，像打开的蜂箱里的蜂，聚集到这里……

周枫的父亲，又是这个村里的赤脚医生，他的全身被老赵的蜜蜂叮蛰之后，近死的身体，竟然复苏如初。

这一年，也是老赵的小年，他的宝贝“家当”近乎全军覆没。

三

薛慧心里永远藏着一幅画儿。那天，她看见周枫双手一直“端”着那个火柴盒，身后那片油菜花的波浪仿佛要淹没她小小的身躯。风，和她微黄的头发一样温暖地飘着。她蹲在田角，在那两株油菜间挖了一个小坑，折了几片油菜花叶，垫上，再将火柴盒放在叶上，掩上了土。那盒子里，是赵小旦给她的蜂王。那也是薛慧最喜欢的一只蜂王，在赵小旦那茶色的大瓶子里神气了好久，她每天都偷偷给它新鲜的油菜花。薛慧看见，周枫盒子里的蜂王，安详自在，它的身下，是一朵一朵金灿灿的油菜花。

薛慧说，多年以后，她读到林黛玉葬花“独把花锄泪暗洒”的身影，就想起油菜花田角的周枫。

薛慧看见了周枫，安葬了自己喜欢的蜂王。

赵小旦，终究还是留在了这个有着十字渠道的村子里，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在他的医术里，多了一个方子，蜂王叮蛰术；这个村子，从此也多了一个姓，不过，村子还叫薛家村，薛三的薛。

过阿伟录像厅，但对录像厅三个字丝毫不陌生。彼时，通城大街小巷里，藏着大大小小好多个录像厅。影迷想看时髦的港台剧，就会前去录像厅，因为电影院里不会上映。那时，女生们都迷恋琼瑶的爱情剧。高中二年级，寒假里，有个女同学拿了压岁钱，约了五六个女生，一起到她家附近的录像厅看琼瑶的《梦的衣裳》。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幻想自己能像吕秀菱那样清纯，也幻想未来能遇到一个像桑尔旋那样的白马王子。那时的男生，则普遍爱看港片。穿着军大衣，躲开父母，猫在录像厅里看《英雄本色》《纵横四海》《秋天的童话》……那时大家的偶像，也出奇的统一，无外乎周润发、钟楚红、张国荣、张曼玉……现在回望那段日子，依然觉得向往。我们对偶像的激情是从录像厅开始的。

提及怀旧的话题，一聊就刹不住车了，看来，老人爱怀旧的确有道理。说回怀旧餐厅。那日的聚餐，我们点了好几道地方菜：马房角臭豆腐、猪油拌饭、葵花斩肉、段家坝油墩子、通城炒合菜……怀旧，怎能少了美食呢？在熟悉的味道里，回味老地标，聊些古老的话题，突然觉得老人也有老人的好处，至少我们拥有怀旧的资本。那些绵绵无尽的温馨记忆，实乃岁月的馈赠，人生的财富。



江海新韵

妩媚

□汪益民

1	冒脸。	14
她歪歪斜斜 赴我的小镇之约， 这个十世单传的美人， 腰肢绵柔，步履生香， 一点力气也没有，不时 要东风扶上一把。		“唉，大好的花季 就这么错过了。” 当你轻叹一声， 是在我和一朵栀子花之间， 你是在更惋惜着谁？
2		15
你总是用力过盛 想着占天下的好， 你总是想着 将那么广袤的春天 开在你一朵桃花上， 你可能早已忽略了 我是历尽萧索 来自遥远北方的游子。		花渐乱，马蹄疾。 北方的圣徒， 他们依然是毫不动心的 吗？
3		16
乡野排开了高规格仪仗。 在枝头， 桃花是标准间， 海棠是豪华居， 而樱花则是总统套房， 她们打开有序， 迎候春天下榻。		桃花易逝，海棠无香。 为什么不丢开 这些怅然意绪， 领略她们的各得妙？
4		17
我写下早春的文字， 我以这一介入方式， 获得了这个季候的自由。		我摇曳一生的美， 盛开与凋零的美， 深藏幽谷的美， 被一朵金盏菊发现了。
5		18
春天， 还是那个单身的样子。 思想和大地之间， 隔着好几场大雪， 我来了，我的出现， 兴许是个极大的利好。		被我看见之前， 你只是一株 牵牛或紫花地丁， 被我看见之后， 你才名叫妩媚。
6		19
我听见乌鸦鸟在窗外练声， 我认可这个草根妹子， 担任春天入城式的司仪。		一朵兰花 不是为了悦目而开， 美不存活于功利之上。
7		20
春天是爱情的必经之路， 我在路口 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兄。		长安郊外寻桃花， 洛阳城内观牡丹， 为了那些花事， 我追寻过很多大观园， 现在才发现，春天 是家乡土生土长的。
8		21
歌唱者们， 我自有迟到的道理。 迷路，当我表明这个处境， 我是无意间 泄露了我的甜蜜。		这怎么可以呢 一丛芍药在指点 一朵黑色曼陀罗， 责备她的颜色以及小。
9		22
只有当理性 低下高贵的头颅 成了激情的婢女时 我才开始游览你的花园。		崔健在《花房姑娘》里 衡量了两种凶险， 他选择了胆怯地迎娶大海。
10		23
将马蹄缓下来。 从一朵梅花 一枝海棠学起， 对于春天的秘密， 我知道 我永远有不知道的。		你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我的院落太小， 你的妖娆太盛。 你却开放得如此谦卑， 还说要让我帮着修整修
11		24
流水呀， 你慢点将这些落红带走 我要过够这静观者的生活		整。
12		25
看花的人回来了， 或喜笑颜开，或不露声色。 那些沉默不语者， 他们究竟向我隐瞒了什		这一树带雨的梨花， 你说是古典主义的， 还是属于现代派？
13		26
很多人对海边的事 采取了无视和漠然的态度， 因为审美是一场优雅		在我的起居里， 百树桃林， 半坡烟霞， 一卷诗书， 仅此无他。
		27
		我的城池即将失守， 最先沦陷的是城南 那里已经聚集—— 一千家鲜花店、 一百家黄金铺子 以及十个诗人。